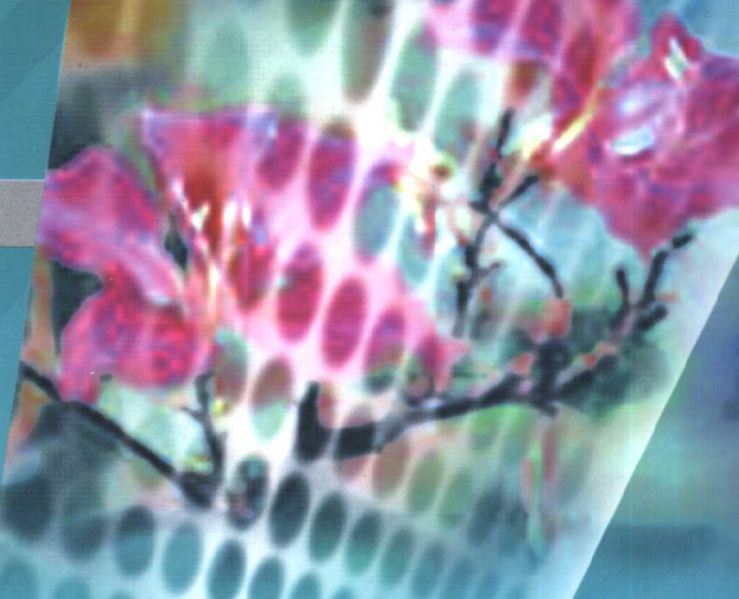


常 山 / 著



紫荆 花开的时候



石油工业出版社

紫荆花开的时候

常山 著

石油工业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描绘了秀丽壮美的山川,赞颂了悠久灿烂的文化,讴歌了至真至纯的人间亲情。文笔生动流畅,情节感人至深,是集山水、文化、亲情于一体的一部具有独特风格的文集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紫荆花开的时候/常山著.

北京:石油工业出版社,2004.12

ISBN 7-5021-4949-X

I. 紫…

II. 常…

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37638 号

紫荆花开的时候

常山著

出版发行:石油工业出版社

(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2区1号楼 100011)

网 址: www.petropub.cn

营销部: (010)64262233-3628 版权部: (010)64219112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华正印刷厂印刷

2004年12月第1版 2004年12月第1次印刷

850×1168毫米 开本: 1/32 印张: 9.875

字数: 221千字 印数: 1—2000册

定 价: 26.00元

(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我社发行部负责调换)

版权所有,翻印必究

山 水 放 歌 / 1

渡石成佛 / 3

连云岭下 / 6

春雨潇潇 / 12

走过嵩山 / 15

从都江堰到青城山 / 24

夜宿华山 / 34

黄河东流去 / 42

白云深处 / 59

陶里流霞 / 65

雾海慈航 / 71

丽江平安夜 / 74

风雨鼓浪 / 86

鹭岛小夜曲 / 99

风吹到哪儿我到哪儿 / 110

天涯歌女 / 118

呦呦鹿鸣 / 125

山泉双清 / 129

月满空山 / 151

紫荆花开的时候 / 167

云横天山 / 190

星落泾河 / 204

亲情咏叹 / 223

寸草春晖 / 225

庄园之梦 / 240

魂兮归来 / 264

四海诗风 / 297

山
水
放
歌





渡石成佛

早春二月，城里摇曳的杨柳已显得丰姿绰约了，山里还一派严冬肃杀。

山半有一石亭，隐于苍松翠柏之中。登高俯瞰，此亭若碧海中一片征帆，风过松林，石亭似乎在飞在动。亭外数杆修竹，拂群峰而上，与山花霜叶，相映成趣。山顶丛林之上，也有一亭，画栋雕梁，飞阁流丹，幽雅出尘。飞檐之上，螭吻望兽和骑鹤仙人，悠然远望。远方山阙处，一掬湖水，正当窗牖。石亭宜名“半山亭”，取“行百里半九十”意，画亭宜名“望湖亭”，取其远望湖水之意。可惜并无题额之人。

山风吹过，送来淡淡的松柏清香。松林里，隐现出一条羊肠小路，直通后山而去。草莽之中，小路时隐时现，好几次，在林中转了很久，才寻得着这条浅似雪泥鸿爪似的小路。穿过大片松林，翻过两座山冈，山穷林尽的时候，是一条幽深的山谷。山阴谷幽，在这早春季节，居然还是一片白雪皑皑的世界，而山那边，已经是草长莺飞的早春景色了。这山，隔开了尘世的喧嚣，也隔开了流逝的时光。遍地的白雪，似乎把时光都冻结了。一痕清冽的春水，在白雪幽谷之中，犁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。这春水，是这幽谷之中唯一的生命了？

松林里，居然有座草舍。随着晚风，吹来钲锤击石声。声音清脆幽长，像合着节奏，仔细听听，果然有歌声飘过。





我趟过没膝的荒草，钻过牵挂衣襟的丛荆，踏着积雪来到草舍前。这草屋只有一半屋顶，另一半靠伞盖似的古松遮盖着。环堵萧然，不蔽风雨。屋角，几块石头上支着一只铁壶，点着松明，烧着水。屋前松树下，一个鹤衣百结的老人，一边打着石头，一边唱着歌。

我好奇地问，“您就住这儿？”老人看看我，点点头，依然忙着手中的活。我这才注意到，草屋边，松林里，大大小小的足有上百尊神态各异的佛像。老人正在雕刻的，是一尊慈祥的观世音。我很吃惊，这么浩大的工程，一个人得多少年才能完成？而且，还是在这荒僻的山谷之中？我不禁对老人肃然起敬了。

“您一直靠雕佛像为生？”老人依然只点点头，忘我地工作着。他工作得是那么认真投入，虽黄冠草履，却神态自若，面有自得之意。

“来买的人……”话一出口我就知道错了，“来请佛像的人多吧？”老人依然笑笑，不做回答。

我不再打搅老人，只是坐在旁边静静地看着老人娴熟地雕刻着。老人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刀锋上，浑然不觉其他，俨然一位艺术大师在精心雕琢着他的艺术精品。工作是如此的认真，如此的虔诚。爬罗剔抉，刮垢磨光，一丝不苟。时而眯缝着眼睛，从较远的距离欣赏着自己的作品，时而伏下身子，轻轻地吹拂着佛像身上的石屑。在他饱经沧桑、布满刀刻似的皱纹的脸上，洋溢着创作美、创作生命似的幸福感和满足感。他手中的观音菩萨，曹衣出水，吴带当风，一副怜天悯人的神态，手托净瓶柳枝，好像随时要乘风而去，为人间播洒甘霖雨露。

月亮上来了，照得山谷里亮堂堂的，我该回去了。



离开老人时，我望着山谷中的佛像，感慨地说，“这么多的佛像，得渡多少人成佛呀！”

老人用衣襟轻轻擦拭着观音像，自言自语地说，“他们渡人成佛，我渡石头成佛。”

渡石成佛？

这话像电光石火，掠过心头。石本无情，物有佛性。这一块块冰冷的石头，在老人手中，不都成了真、善、美的化身？

当我披着如水的月色和清淡的松香，回到下榻的宾馆时，朋友们正喝得高兴，问我这半天去哪儿了？我告诉他们我所见到的一切，他们都大表诧异，不相信过了两座山就是另外一个白雪的世界，更不相信山中有那样的世外高人，“渡石成佛，那不成了现世活佛了？”

于是，乘着酒兴，就着月色，一行人过半山亭到了望湖亭，在松林之中，寻觅良久，居然再也找不到那条林间小路了。



连云岭下

东方初晓，驾车离开尚在沉睡的都市，远远地望见群山的影子，像见到久别的恋人一样亲切；苍茫时分，从山中归来，看着后视镜中渐渐远去的群山，又像长亭送别似的难舍难分。

“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亦如是”。这种强烈的山水情结，使我几乎走遍了北京的山山水水。

这天被山间一条清冽的小河吸引，溯流而上，直到燕山深处。时已深秋，经霜的山林，万山红遍，层林尽染。满眼都是山花红胜火、江水绿如蓝的景色。小河越来越细越来越浅，最后悄然偎进山脚下—片红如火焰的枫林里。四周高山耸立直入云端，山顶的白云悠然飘过。远上寒山，石径路斜。行至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。庄周蝴蝶，物我两忘，颇有“竹密岂妨流水过、山高不碍野云飞”的禅趣。

空山不见人，忽闻人语响。循声望去，一片柿树林里有一个小山村。柿树叶子全落了，挂满枝头的柿子黄澄澄金灿灿，深秋季节却大有华枝春满的盎然春意，像深邃天幕上闪耀的金星。

我欣然弃车，沿林间小路循溪流走向山村。

山村不过十几户人家，一泓清流绕村而过。小河里几只白鹅悠然戏水。白毛绿水，红掌青波，蔚然成趣。村头一棵硕大的柿子树葱葱郁郁，熟透了的水蜜甜柿溅落下来，在满是落叶



的草地上幻化成一幅色彩斑斓的图画。河边巨大的卧牛石旁，坐着一些村姑和老人们，沐浴着醉人的阳光。那份安详平和悠闲散淡，与山里的景色一样令人陶醉。

大树下小河边支着一幅铁匠摊，火炉旁围着一群兴高采烈的孩子。山里的孩子见来了外人，好奇地跑来问我，“你从哪里来？找谁呀？”我笑着摸摸山娃那柿子一样红润的脸蛋说，“我到山里来玩儿的，这是什么地方呀？”山娃惊奇地问，“这么大的村子你都不知道？这叫连云岭呀。”“连云岭？”我看看四周高山上蜿蜒起伏的古长城和长城上飘浮着的白云，“‘莽莽万重山，孤城山谷间。无风云出塞，不夜月临关’。连云岭，这名字可真好。”

这是一个小小的铁匠摊，炉火烧得红红的，不时有红星迸射。拉风箱的是个50出头的魁伟大汉，红红的脸膛，黑黑的胡须。风箱拉得节奏明快，进退有致，边拉边唱，如舞如蹈。炉前是一位70多岁的瘦小老人，满脸的皱纹像群山的沟壑，正专著地用火钳夹着一把通红的铁锄。两只不大的眼睛像两个明亮的香火头儿。

老人把烧得通红的铁锄放在铁砧上，用小锤轻轻敲击着铁砧。大汉停下风箱，拎起一把硕大的铁锤，舞动如风。老人的小锤轻击一下铁砧，就灵活地弹跳到铁砧的边沿，击打着各种动听的节奏，像琴师在演奏似的。大汉的铁锤坚实地落下，刹那间火星四溅。围观的孩子们惊叫着跑开去。飞溅的火星扑在二人满是补丁的皮围裙上，鲜花委地般飘落下来，转眼不见了踪影，引得儿童们好奇地趴在那里去找。

小锤上下翻飞，如玉盘珠落。大锤运斤如风，似黄钟大吕。这合奏一会儿如牙板琴瑟、晓风残月，一会儿如铜琶铁



琵琶、暴风骤雨。一曲奏过，老人用火钳夹着依然暗红的铁锄走到河边。这是孩子们最高兴的时刻，欢呼着围上来，看着老人把火红的锄头浸入河水。霎时河水爆裂，烟雾升腾，河里的鸭鹅都惊叫着逃上岸去。老人拎着出水的锄头，眯缝着细小的眼睛，用古铜色的烟锅轻轻敲打着，声如钟磬，像在欣赏着一件难得的工艺品。

河边树上拴着一头小驴放着一辆小车，车上满是补丁的铺盖旁是一些锅碗瓢盆和一堆碎布包着的焦炭。看来这是父子两人流动的家了。

“老人家，”我看着这些家什好奇地问，“你们这是从哪儿来的？”

“山东，”老人坐在炉前点着一锅烟，翻翻炉火中的铁块说，“济南府的。”

“山东济南？”看着这些简单的行装我吃惊地问，“就这小驴车？走到这儿得多长时间呀？”

老人深深吸了一口烟，用黧黑的手摩挲着泛着暗红色光泽的古铜烟锅，“在家收完麦子爷俩就出来了，从德州、沧州、静海奔北京。有活儿就停，没活儿就走。走走停停有半年了吧，就走到这怀柔大山里来了。光在这条山谷里就转悠一个多月了。”

拉风箱的汉子笑着说，“我们这一路光走大山了。这大山里石头多，铁锹镢头崩刃卷钢的多，有时一个山村两天都干不完。这不，我们在这个村都待三天了。”说着露出满意的笑容。

不是看到这父子两人，真想像不出现还有这样浪迹天涯的手艺人。这幕天席地风餐露宿的，该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呀。

老人听我问这些，轻松地笑了，“吃，自己做。住，夏天

就在车上，树下河边也倒凉快。冬天有铺盖守着火炉，住在人家的门洞、牲口棚也挺好的。”看着老人满足的神态我感慨万分，“那你们什么时候回家呀？”老人抬起头来，望望满山的红叶说，“等这山里的大雪消了，山花开了，就该往回走了。走完这大山，走回山东，也该收小麦了。收完麦子，我们爷俩又该出来了。”

他们的生活，把我心底里游学天下的梦想唤醒了。我感慨地说，“这种浪迹天涯的生活太有意思了。老人家，我跟您学打铁吧。”老人认真地看看我，大笑起来，“就您？文文静静教书先生似的，您可受不了这份苦。”

说笑间，忽听孩子们呼叫起来。抬头看去，村头一个黑铁塔似的大汉扛着一个足有几百斤重的石碌碌走来，腾腾的脚步把地都震颤了。只见书上写过霸王力能扛鼎，今天可真看到一个扛鼎的霸王。

几个老人看着这莽壮汉子笑了，“这憨石砣，一个石碌碌滚来不就得了，又使二杆子劲了。”

憨石砣来到近前，一弯腰耸肩，扑地把石碌碌抛在地下，生生把地面砸了个深坑。深秋了，这憨石砣只穿一件单薄的夹衣，敞着怀露出一身黝黑的腱子肉，瓮声瓮气地叫着，“老头儿，这石碌碌的铁轴坏了，给浇点铁水灌上吧。”老人赞声，“好一幅身子骨儿，待会儿给你干。”这憨石砣蹲在炉前，小孩儿一样认真地瞅着老人打起铁来。

忽然河边传来叫声，一头黄牛闯进一片菜园，啃着几棵尚未收下的大白菜。憨石砣腾地跳起来，几步蹿过去，生生擒住黄牛的犄角往外就拽。黄牛上了牛脾气，瞪大眼睛抵住四蹄不动。憨石砣大怒，双膀用力，大吼一声，硬是把黄牛掀翻在

地。这股凶蛮，把人们都看得呆了。

憨石砣骂骂咧咧走回来，一个精壮汉子一把揪住他，“你凭什么摔我家牛？”憨石砣哼道，“没看你家牛糟踢我家菜？”精壮汉子骂道，“那是畜牲，你和畜牲一样？”憨石砣大怒，一把揪住那人前胸，举拳就打。

打铁老人就在旁边，轻轻用麻秆似的胳膊挡了一下憨石砣那大锤似的铁拳。憨石砣触电似的把那汉子一丢，抱着手腕跳起来，“好啊老头儿，敢拿铁棍打我。”老人笑笑摊开两手说，“我手里什么都没有啊。”憨石砣甩着手哇哇叫起来，“老子这手腕都青肿了，看我不把你这老家伙锤碎了。”说着泰山压顶似的向老人扑来。

大家都吓呆了，无人敢上前拦住蛮牛似的憨石砣，拉风箱的大汉却也无动于衷。

老人灵巧地往后一跳，满是补丁的皮围裙翅膀似的张开来，整个人风筝似地落在旁边。老人两只青筋暴起铁钩似的黑手往憨石砣两肩一搭一掐，那憨石砣垮塌高楼似的轰然倒地。

大家惊异未定，老人把吱哇乱叫的憨石砣拎起来，摁在石碌碌上，“好好在这坐着，看我们打铁。”

老人从炉中夹出一把通红的镢头，和大汉配合着捶打起来。镢头平铺在铁砧上被捶打得薄如蝉翼、吹弹得破，复又竖立起来，重锤横锻，塑成宽背薄刃儿的刀状古币型。老人那香火头似的眼睛更加明亮了，小小的铁锤疾风般地趁热打铁，直到那镢头通体鲜亮红润。

老人从怀里掏出一条亮晶晶的铁条，绣花似的小心翼翼摁在镢头的锋刃部位，然后指挥大汉用大锤一通猛锻，直到那亮晶晶的铁条与镢头浑然一体，才又放到炉火中烧起来。

我把这细节看在眼里，好奇地问，“老人家，你刚才放的什么东西？这么经心？”

“钢呀，”老人翻动着炉火中的铁块说，“别看这镢头挺有份量，但大部分都是熟铁，赶不上劲。真正叫劲的就是刃儿上的那一点儿钢。好钢用在刀刃儿上，说得就是这打铁的道理呀。”说着，从炉火中拖出那烧得火红的镢头，一阵锻造，一把上好的镢头锻好了。

老人用围裙擦擦手，走到看呆了的憨石砣跟前，“小伙子，你身上纵有千斤的力量，可都是散的；我只有一百斤的力量，可全用在一根指头上就能把铁板穿个洞。这跟打铁一样：好钢，得用在刀刃儿上。”

憨石砣揉揉酸痛的两肩，咧开狮子大嘴笑了，“老爷子，我服你了，叫我跟你学打铁吧。”

夜晚了，月亮升起来，照得山谷里亮堂堂的。我顺路回到停车处，回头望望那小小的山村和天边如黛的群山，不知那父子两人明天会到什么地方。在这寒冷的晚上，他们，能借宿何方？顺着晚风，传来打铁汉子那豪爽的歌声：

炉火照天地，红星乱紫烟。

赧郎明月夜，歌曲动寒川。

远远的山谷里，那团炉火，越发地亮了。



春雨潇潇



早春时节，如酥的春雨随风潜入恬静柔美的夜晚，无声地滋润着复苏的大地。邻居一北京人叫街坊一刘强前来串门。

都市里，人间的情感好像被林立的高楼隔开了长长的距离，同住一楼，鸡犬之声相闻，却老死不相往来。这层楼中，只我们两家像亲戚似的走动。我们喜欢他们的淳朴和热情，也喜欢那个梳着小辫儿的小女孩。小女孩名字叫默然，寡言少语的，倒是名如其人。

刘强是修缮队修理门窗水管的修理工，操一口标准的京片子，一口一个“街坊”，叫得人心里暖暖的。妻子小俞原是纺织工人，失业好几年了，一家人就靠刘强一个人的工资过日子。平日里，我们常把一些用不了的用品菜蔬送给他们，他们总是诚惶诚恐，好像欠了多大人情似的，过了几天，也总得回敬点什么。常常是刘强端着一个大碗，盛着满满一碗冒了尖的小菜，不好意思地说，“没什么好东西，自己腌的，给你们尝尝。”

妻子逛商店，经常给小默然买两件小衣服，过年过节也不忘给孩子一百二百的压岁钱。小默然每次来，我们都拿出很多糖块水果。孩子很懂事，每次只拿两块，一手攥着一块，总也舍不得吃。走的时候，小俞还只让孩子带一块走。小默然亮晶晶的大眼睛含着泪，放下一块已经攥软了快化了的糖，俩手